

□灯下漫笔

□心海夜航

## 遍地香樟

## 秋之获稻

子薇

赵文琴

香樟树的花,开得热情洋溢。细碎的花瓣里,潜藏着直逼天际的爆发力,扑鼻的香芬,在半空中,滚滚的波涛一般,远天远地地飘散着。走至近前,贫寒惯了的鼻子一时消受不起,在如巨浪般席卷而来的香气里,打起了一个又一个响亮的喷嚏。

幽微若碎米的香樟花,它们从高高挺立的枝头飘落下来时,宛如一首首飘逸的小令,又似一咏三叹的现代诗,或者,是一位曼妙的女子手执古琴边弹边唱——纤指十三弦,细将幽恨传。当笙秋水慢,玉柱斜飞雁……

在呵气成冰的冬天,在朔风凛冽的寒意里,香樟树的香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冷冽,昂扬,带着呼啸的意味,直逼人心,有着一一种极为强势的人侵者的霸气,狂飙迭起。那其实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精神——在春天,它不与娇媚的鲜花争;在夏天,它不与丰硕的瓜果争;在秋天,它不与雍容华贵的银杏争。它一直屏气凝神地修炼自己,把香芬一点一点地收敛集聚于体内,努力地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等到严冬,从一场雪里跋涉过来的香樟树,它方从枯寂的万物中华丽丽地脱颖而出,汪洋恣肆,香播千里。

深冬的香樟,不仅香气馥郁,还相当好看。于万千绿叶丛中,间或地跳出

一片红叶,那叶片的红,很是浓郁,是多年前活跃在戏台上的角儿,长时寂寞,却是心有不甘,偶尔地被邀请客串一回,把脸抹了又抹,把眉描了又描,把唇涂了又涂,郑重其事,心存对舞台的敬畏,也心存对于曾经烈火烹油的艺术生涯执着的怀念。这般的虔诚执着以及对于艺术的敬畏之心,这般对于美好过往的深切怀念之情,让人心有戚戚,也让人油然而生尊重之心。

一夜风雨,漫地落叶。落叶多是赭红色,那是来自香樟的。香樟的香芬,终年不散。赭红色的落叶铺满碧绿的草坪,仿佛我们精心侍弄的布艺,其实,比我们的布艺要美上很多倍。我喜欢久久地伫立窗前,凝神注视着一片一片的叶子,从树梢上飘落下来,小小仙子一般,娟秀的,轻盈的,空灵的。

眼神一直拙劣,很多树以及花草,多次见过,依然不大能分辨得清楚明白。那年仲秋,在乌镇西栅,一路上,林荫繁茂,清香四溢。香樟树,倪劲松先生说时,深深地吸了一下鼻子。我说,好羡慕你,认得那么多花草树木。他声音自己当初毕业于农校,于他,这个不算啥,看花草树木,只注意看叶片,犹如识人看眼眸,比如香樟的叶片,其边缘呈波浪形。说着,他拽下一片香樟叶,我置于掌心细看,从此,我

把香樟牢牢地记在心底。一年四季,无论行走在江南江北,我惊喜地发现,香樟树是很多城市当仁不让的行道树首选。

家里曾有两只樟木衣箱,新世纪之初搬进新居时,感觉它们与全新家具不搭调,毫不犹豫地送了楼下做油炸腰子饼的女人,她欣然接受,且善意地说,樟木箱好,什么衣服放进去都安全,防虫防蛀,防霉防潮。而今,人过中年,面对一屋子的新式家具,竟然时常怀念那一对樟木箱,心生惆怅。樟脑丸、樟脑球等,以樟木为原料,精制而成,是衣物、书籍等长时保养不可或缺的物什。那些年,行走在芜湖老城街巷,不时听到粗糙的喇叭声传来:“樟脑丸,上海卫生樟脑丸,樟脑丸是保护衣服的,樟脑药是消灭灶妈子的。”搬到城东后,在很多个不能入眠的夜晚,这样的声音,不请自来的,于耳畔神奇地清晰响起,格外的亲切,让人迷离。犹记得,住青山街时,若是在午后,又恰巧,那充满尘世烟火味的叫卖樟脑丸的粗糙喇叭声停在一地不愿离去,和着树上声嘶力竭的蝉鸣声,直将原本坐在椅子上的人,于不知不觉间送入梦乡。

香樟树的芬芳,不只在今天,以及明天,还有让人憧憬的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

当秋天的风带着些许的凉意,一阵一阵地拂过水边的芦荻,吹过稻田,掀起层层稻浪,给大地披上金色的外衣,此时,季节已是到了饱满的秋,也有了《诗经·豳风》“八月剥枣,十月获稻”的情境,丰收的十月,秋意渐盛,粮仓可期,万里无云,河汉澄明,星光辉映着城市的灯光,一切都是美好的模样。

“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这个季节,适合在山街落日的黄昏,把酒问菊;这个季节,也可枕月、听风;这个季节,可聆听南归的大雁一声一声的鸣叫,把枫叶叫红,点燃大地,变成山的颜色;这个季节,土地无私地馈赠了它的礼物,柿子、秋梨、苹果等等,还有给人果腹的稻子。

稻子成熟的一季像极了人奋斗的一生,是的,只有走过耕耘才有收获。在江南,水稻分为两季。春来,杜鹃催耕,燕子护耕,农人在古老的土地上挥锄,栽秧除害浇灌,农人珍珠般晶莹的汗水,孕育了禾苗的成熟。夏季收成来临之时,就是“双抢”,稻子收割的时机也是播种的时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耕耘。秋季,当成片的稻子低垂着饱满的头颅,与秋天的太阳相映成趣,它们笑看长河落日,喜闻秋声正切,它们眺望天空,用稻穗铺满大地,才有了这金色的秋。

在我的眼里,稻子就是尘世里再普通不过的芸芸众生,在自己的节气里随遇而安。他们看“兼葭苍苍”不会看出离人的泪水,他们只会像稻子那般的亲切朴实,或者又像是一位敦厚的长者,不会有痴男怨女的纠缠不清,俯首皆是直白的表达,直接填满你的胃,让人在粗茶淡饭中嚼出劲头。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秋天孕育成熟,也孕育平和,与三两好友,在丰收的季节与生活握手言欢,这就是最朴实的幸福。

漫步秋天的田野,已经成熟的稻穗,都低着头向大地致敬,像是默默地传递一个信息:成熟的就是谦逊的。初读“稻花香里说丰年”,我固执地认为,这写的就是故乡的那片稻田景色,这句诗总让我想起故乡的稻田,成片的稻子,秋风一起,所有的稻子都变成了阳光的颜色,饱满的稻穗,一丝一丝的稻须,像一根一根的针,在秋风的巧手下,就着煦暖的阳光穿针引线,织就一幅秋天丰收的美景。除了丰美,还给人以稻丰仓满的希望。初读“今年田稻十分秋”,也让我想起故乡的稻田,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金黄色的稻子,映衬着澄澈的蓝天,那是凡高笔下的色彩,所有的颜色都在惊叫,为这饱满的秋喝彩。都道“清风吹空月舒波”,秋月在空中独步,步步生莲中,稻子就是它的帆,风起时用秋声摇橹,听取稻声一片。

获稻是十月的别称,来自《诗经》,这两字读起来唇齿留香,有诗意也有稻子的清香,有耕读传家的意思。《诗经》还给其他月份都起了名,比如三月桃良,四月秀蔓,八月未央,十一月龙漕,每个名字都很美,都是先人用从容的心境认真对待生活的结果,而这,恰是当下我们缺少的或者被遗忘的。宋朝程颢有云:“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这样的诗句是在提醒我们,在这样的季节里,绷了大半年的心情该放松放松了,去赏花登高,抬头望月,闲坐发呆,然后从从容容地迎接龙腾之月的到来。

□尘世感悟

## 石磨豆腐

潘诗勤

周末带着家人一起去了享有“金陵第一古街”美誉的高淳。

古朴浓厚的石板路面,街旁红墙黛瓦的建筑,让老街增添了几分古老与神秘。老街上的商品也透着古老的气息,手工绣花鞋,羽毛扇,还有各种竹制品。

当然这里最著名的要数老街的特色小吃了,“炸臭豆腐喽!”“手工云片糕!”“芡实米糕!”“铁板豆腐喽!”各种吆喝声让我这资深吃货有点应接不暇。边走边吃,忽然街角旁的一盘石磨映入了我的眼帘。石磨旁的一张方桌上摆着数杯热气腾腾的热豆浆和一块块白嫩的豆腐,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大爷正热情地招呼着前来买豆腐的顾客,我情不自禁地挪着身子来到了老大爷的摊前。

眼前的石磨看上去有些年代了,石磨的边缘早已被磨得光滑,推磨的木质

把手也被磨得蹭亮。看着这盘熟悉的石磨,记忆一下子被拉回了三十年前。

小时候,春季前夕磨豆腐成了家中的大事。一进入腊月,母亲就从房梁上取下半口袋的黄豆,这些黄豆都是母亲精心挑选出来的,粒粒饱满,光滑。除了一部分留作做来年的种子,剩下的全被母亲当作宝贝似的装进口袋里,扎紧袋口系在房梁上,以防贼精的老鼠偷嘴。

磨豆腐的前一晚,母亲把黄豆清洗干净,放在大木盆里浸泡,经过一夜的泡发,豆比原来胀大两三倍。早上,天蒙蒙亮,父亲和母亲早早起来,父亲推磨,母亲则负责添豆,父亲两脚成弓步站立,全身的力量聚集于两臂,随着身子一前一后摇摆,石磨也被推拉着了一圈一圈的转动;而母亲除了要掌控好水和豆的比例,还须眼疾手快,否则豆子加不进磨眼,会让父亲白费力气空拉一圈,而他们总是能配合默

契。看着乳汁般的豆浆顺着石磨沿壁汩汩而下,他们总是相视一笑,继续磨着豆。

磨完豆汁,就该荡包了。包是一种特制的白纱布,四角系在两根十字交叉的木杠上,木杠两端用绳子悬挂在房梁上,就形成一个荡包。父亲将一桶乳白色的豆汁倒入荡包内,然后双手握住木杠上下摇荡,牛奶似的豆汁小溪般从荡包底下流到大木盆里。父亲将荡好的豆汁倒入大锅里,开始烧火煮豆浆了。

豆浆煮熟后,装进水缸里,最宜点浆做豆腐脑了。这点浆可是一项技术含量极高的活儿,其中熟石膏粉与豆浆如何配比,熟石膏粉化的水(俗称卤水)放多少适宜,都视需求而定,而母亲总能把握恰当,母亲一手拿瓢在卤水落下的地方来回搅动。不到半小时,就生成一缸豆腐脑。那清香四溢的豆腐脑恍若凝脂,父亲在一专用木架上,放一筛子或专用木箱,上面铺一大块白纱布,将已点清的“豆腐脑”倒进白纱布上,将白纱布四周卷起覆盖住豆腐脑,放一块木板压在上面,接着将一扇小石磨放于木板上,将豆腐脑压实,过滤出豆腐脑里过多的水份。两个小时后,白嫩嫩的豆腐就做好了。

剩下的豆渣,母亲舍不得倒掉,放点葱姜爆炒当作小菜,我们吃得津津有味。

岁月悄然而逝,石磨早已消逝在人们的视线里,唯有定格在记忆中的石磨豆腐让我回味无穷。



北岳恒山悬空寺(国画) 唐正祥作

镜湖星月

李斯琴

